

中國創作小說選

第三冊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中國創作小說選(第二集)

目錄

超人.....	冰心女士
超兒.....	朱執信
雪夜.....	翟毅夫
殘春.....	郭沫若
最後的一封信.....	仲起
義兒.....	葉紹鈞
「愛」底神聖.....	悟仇
搬後.....	王之石
毀滅.....	朱自清
鄉愁.....	滕固

業障·····	光 燾
慕·····	落華生
微聲·····	夢 雷
衝突·····	王統照
範圍內·····	鏡 心
醍醐天女·····	落華生
學藝·····	夢 雷
慈母之死·····	王茨蓀
慈母的心·····	王貢三
舊案·····	趙景澧
懵懂·····	夢 雷
覺悟者之末路·····	黎烈文
醫院裏的故事·····	俚 工

離家的一年.....	冰心女士
警鐘守.....	王統照
懺悔時幻覺的呻吟語.....	一岑
藥.....	魯迅
魔法師同他的罨栗.....	莎子
黎明.....	靈光
醫遇.....	凌夢痕
銀躑躅.....	資平
審土匪.....	靈光
異鄉.....	正壁
病院裏的小學生.....	蘇兆驤
熱.....	M U
偷鷄賊.....	許傑

胎裏僵着的自由.....	大白
變了.....	庸父
臨去的奶娘.....	蘇兆驤
阿美.....	趙景灃
鴨的喜劇.....	魯迅
碧桃花下.....	胡山源
不周山.....	魯迅
夢痕.....	黃俊
阿Q正傳.....	魯迅

中國創作小說選

(第二集)

(上冊)

超人

冰心女士

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。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，偶然出入遇見了，輕易也不招呼。郵差來的時候，許多青年歡喜跳躍著去接他們的信；何彬却永遠得不著一封信，但也從來沒有人看見他發過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上局裏辦事，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，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，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，此外就不開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，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，他都不受；屋裏連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沒有，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。書架上却堆滿了書，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，關上門，摘下帽子，便坐在書桌旁邊，隨手拿起一本書來，無意識的看著。偶然覺得疲倦了，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；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會兒，便又閉上了。

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；她端進飯去，有時便站在一邊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，

也問他爲何這樣孤另，她問上幾十句，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：『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，人和人，和宇宙，和萬物的聚合，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，上了台是父子母女，親密的了不得；下了台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；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，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。與其互相牽連，不如互相遺棄；而且尼采說得好，愛和憐憫都是惡……』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『要這樣，活在世上有什麼意思。死了，豈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飯？』他微笑道：『這樣，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。不如行雲流水似的，隨他去就完了。』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，看見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頭只管吃飯，也便不敢言語。

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，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。他雖然毫不動心，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從窗紗外瀉將進來。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擠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，直到天明，纔微微的合一合眼。

他聽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兒也黑了，臉色也慘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鏡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，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問程，程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？程，程一面驚訝着，一面說：『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，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，還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這孩子真可憐，今年纔十二歲呢，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……』何，何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。自己走到門邊，程，程也住了口，端起碗來，剛要出門。何，何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，遞給程，程說：『給那祿兒罷，叫他請大夫治一治。』說完了，頭也不回，逕自走了。——程，程，程一看那鉅大的數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，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門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聲音，漸漸的輕了，月兒也漸漸的來了。何，何還是朦朦朧朧的——慈愛的母親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……他的腦子累極了，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，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。

過了幾天，呻吟的聲音住了，夜色依舊沉寂着，何，何依舊「至人無夢」的睡着。前幾夜的思想

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峯尖上，一會兒就過去了。

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，要跟他道謝；他好像忘記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。一看，又搖了搖頭，仍去看他的書。綠兒仰着黑胖的臉，在門外張着幾次要哭了出來。

這一天晚飯的時候，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，後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覺得很失意，這樣清靜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連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點一點頭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箱。

他覺得很疲倦，一會兒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，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。他不言不動，只靜靜的臥着。一會兒也使渺無聲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幫助他，他又不肯，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你。程姥姥下樓之下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繩子忘了買了。慢慢的開了門，只見人影兒一閃，再看時，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。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，一個僕人都沒有。便喚道：『祿兒！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。』祿兒趑趄的走過來，歡天喜地的接了錢，如飛走下樓去。

不一會兒，祿兒跑的通紅的臉，喘息着走上來，一隻手拿着繩子，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的露

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。他遞過了繩子，仰着頭似乎要說話，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，何彬却不理會，拿着繩子，自己便進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圍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時候，他覺得熱極了，便又起來，將窗戶和門，都開了一縫，涼風來回的吹着。

『依舊熱得很。腦筋似乎很難亂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兩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？——慈愛的……不想，煩悶的很！』

微微的風，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，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，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幾堆的黑影。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慈愛的母親，滿天的繁星，院子裏的花。——不想，煩悶……悶……

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看不見了，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。

風大了，那壁廂放起光明。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，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，右手擦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額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隨將過來。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看，靜穆不動的看着——

目光裏充滿了愛。

神經一時都麻木了，起來罷，不能，這是搖籃裏呀！母親——慈愛的母親。

母親呵！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，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。

母親呵！我們只是互相牽連，永遠不互相遺棄。

漸漸的向後退了，目光仍舊充滿了愛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。——

『母親呵，別走，別走……』

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；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還在，白衣的人兒還在。微微的睜開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幾堆黑影上，送過清香來。——剛動了一動，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，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，臨到門口，還回過小臉兒來，望了一望。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祿兒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來，那邊細好了的書箱上面，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，他穿着單衣走了過

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，上面大字縱橫，藉着微光看去，上面是：

『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。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，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。這裏有的是賣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見沒有？——這籃子裏的花，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，是我自己種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愛他。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。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，但是總沒有機會。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趕緊送來。』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個母親，她因為愛我的緣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親麼？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。這樣，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。

『祿兒叩上』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兒，回到床前，什麼定力都盡了，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。

清香還在，母親走了！——窗內窗外，互相輝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淚光。

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，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兒戴得很低，背着臉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笑着問他不用點心，他搖了搖頭。——車也來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。何彬淚痕滿面，靜默無聲。

的謝了謝程姥姥，提着一籃的花兒，遂從此上車走了。

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，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。看着車塵遠了。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說：『你去把那間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鎖上門罷，鑰匙在門上呢。』

屋裏空洞洞的，牀上却放着一張紙，寫着：

『小朋友祿兒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惡。你說你要報答我，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！

你深夜的呻吟，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。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，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，重要蕩漾起來。我這十幾年來，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，人生是無意識的。愛和憐憫都是惡德。我給你那送藥費，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，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，拒絕我的母親，拒絕了宇宙和人生，拒絕了愛和憐憫。上帝呵！這是什麼念頭呵！

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眞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。小朋友呵！不錯的，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

都是好朋友，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，都是互相牽連，不是互相遺棄的。

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，我母親已經先來了。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。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的愛也！請你不要忘了，你的花和你的愛，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！

我是冒罪叢過的，我是空無所有的，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。——然而這時伴着我的，却有悔罪的淚光半弦的月光，燦爛的星光。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。我要用一縷柔絲，將淚珠兒穿起，繫在弦月的兩端，摘下滿天的星兒來，或在弦月的圓凹裏，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？他的香氣就是悔罪的人呼籲的言詞。請你收了罷。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！

天已明了，我要走了。沒有別的話說了，我只感謝你，小朋友！再見，再見。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，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！

何彬草

我寫了這一大篇，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；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，因為你懂得的，比我多得了！又及！

『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？』
「祿兒！仰着黑胖的臉兒，呆呆的望着天上。」（小說月報）

超兒

朱執信

柳意同小顰坐在公園裏頭石凳上面。石凳前面有幾棵柳樹，當四月初間的時候，去年的柳枝上頭，一個一個新芽，冒了出來，同着地下的新草，在那枯根上面，迸出的活葉，像在那裏鬥演他生活力的樣子映着兩個女孩兒的面孔，連這個做成功了幾百年，擺在公園裏十多年的石器，也覺得有點春天到了的意思。

滿園活動裏頭沈默的時間，過了二三十分鐘，柳意纔向小顰說。

今天你又同他吵了，有什麼益處。別人是心緒不甯，纔同人家吵嘴，你却是心緒越好，越要同鳳生辯駁，結局還不是一樣，世界是這個樣子，你想用幾句說話，就能把他翻轉來麼，小顰說。

我不是願意吵嘴，實在如果能殺不吵，是最好的。不過鳳生這一個人，要不是你同他一個個字攀駁，恐怕他不止不懂你講的話，連他自己說話是怎麼樣解法，也許不曉得。我講的話，只要他口裏肯駁，他心裏就動了，我的話就算有了影響了。

柳意說，

影響？影響有沒有，是隨你說的。不過鳳生是什麼嗜好都沒有的，就算有也是可以壓得住的，你看他戒吸紙烟，同戒喝酒，就曉得了，他只有一個情慾，就是支配慾，支配一種別人不能支配的人，把人家現在支配着的人，奪了來，放在他支配底下，這就是他的趣味，就是他的生命。你想用你的說，去壓服了他，就是去了他的生命一樣，是萬不能的。你同他吵的，都是白講……呀！你看叔父來了……叔父，我們在這裏啊。

他兩個說話當中，柳意的叔父叫做稻村的從公園口，低着頭繃着眉，一步步走進來，聽著柳意叫他，立刻換一副喜歡高興的面孔，走過來說。

你們兩個都在這裏，正好。我因為去寄信回來，經過這裏，想看看這裏的梅花落了沒有，不曉得你們也在這裏。

一面說，一面便在對面一張石凳上面坐下，對着小顰說。

今天你的話，本是有道理的，不過鳳生是一個有口無心的人，他不是成心得罪人的，雖然旁邊聽了有點難過，好在我們都是自家人。

回頭對柳意說，

可不是麼？

柳意說。

鳳生真是不願意去顧人家的面子，却是我們總不會怪到他這一層。

小鰲說。

這種事情，我是講了就算了，總不至於記着。比方你老人家看着他講話，也是沒頭沒腦的，却是他並不是不尊敬你老人家，你老人家也不怪他，難道我們還要怪他麼？

稻村點頭說。

你的話不錯，他待我的心，我也看得見的，除了蘭兒以外，再沒有比鳳生尊敬我的了。說起蘭兒煞是可憐，一個人在京裏頭讀書，沒有親人。我幾次想去，但是……我去了也不過如此，橫豎他要畢業的。咳！就是畢業還得兩年呢。

說着，站起來，口裏說。

你們還坐一會子罷，我要先回去，鳳生要是看見我不回去，又要耽心的。便慢慢出了公園去。